

沉默是浮动的暗香

□ 韩青

一个人的时候,我什么也不说,也不愿听旁人说什么流言蜚语,耳根清静真是完美世界啊。每每这时,我感觉自己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,暗自发亮,面对着一个辽阔的俗世,外面不管是暗黑还是繁华,我都不会淹没自己、迷失自己。就一个人兀自沉默着,一次又一次。我知道,每每这时,我能看见自己,至少还没有变得面目全非。我庆幸,我还认得出自己。

尼采说:“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人,定是对自己的本性、真心与真实身份有所隐瞒。”就是说,这样的人往往借此转移对方的注意力,从而防止别人发现自己所隐瞒的内容。

而我喜欢沉默,不是充什么清高,耍什么酷,搞什么另类,我只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,如果说,那也只是随声附和,或阿谀奉承,甚至纯粹扯淡,总之,没什么正经。如果我跟他们沆瀣一气,那么说明我也是一个没有主见、随波逐流的人。

再说,我也没什么要靠甜言蜜语来掩人耳目的。沉默时,我就像一杯子上下翻动的水,终于沉静下来,那些浑浊没了,剩下的是一杯子的澄澈,一个透明的自己。然而,我要是一个人喋喋不休,那么就说明我要么是个话唠,要么是在哗众取宠。每个人都是演员,我喜欢本色出演,包括沉默的时候。

在尘世,走着,爱着,生活着……我越来越发现,多说无益甚至致人丧命。当年,孔子前往列国游说,在太庙前观看,右边石阶前立有一个金子铸造的人偶,在他嘴上贴了三张封条,背后刻上:“古之慎言人也,戒之哉!戒之哉!无多言,多言多败。”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杨修,就是因为跟曹操说话的时候,表现得过于聪明以至于曹操对他起了疑心,结果引来杀身之祸。古今中外,这样的悲剧,不胜枚举。

还是不说吧,沉默是上策中的上策。庄子说: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四时有明法

而不议,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”世间美好的事物往往都是这样的。阳光、春天、花朵、林荫、星星……你听过它们说话吗?一定没有,但我们能感受到来自它们内心的那份美好。当年,释迦摩尼上大课,众弟子都望着他,却不解他为什么不说话,只是拿着一朵花在手中转来转去。大家面面相觑,都不明白这个动作的意思。可是,他的大弟子迦叶见师父“拈花”,却“破颜微笑”,便明白师父的意思了。要知道,世间最美的莫过于花了,而花的那份清香,你听不到、看不见,却能感受到,并且,滋养你的灵魂。暗香浮动,你会感觉很舒服。

而最让人感觉舒服的沉默,一定与人的德行息息相关。《忍经》中记载:陈重在官府中任职。与他在同一官府中任职的一个欠了别人数十万钱的债务,债主每天都来催债,可是那个人没钱还债。陈重便悄悄帮那个人把债务还清了。当那个人知道后去感谢他时,他却说:“这件事不

是我做的,估计是与我同名同姓的人做的吧。”他始终不肯收受那个人的谢礼,也不向别人提他帮助人的事。一个人做了好事,往往会马上广而告之,唯恐天下人不知。而像陈重这样,做了好事仍然保持沉默,这才是真正做好事的姿态。正如《古兰经》里所言:一个人公开做好事是好的,悄悄地做好事是更好的。这样的沉默,才是真正的、名副其实的暗香,沁人心脾。

就是说,这样的沉默,是花,里面装着清香,而这也是我们向往并追求的沉默,里面装的全是真、善、美,一旦开口说了,往往就是对它们的一种损害,为什么这样说呢?因为,你所说的,往往就是为了显摆、炫耀、邀功、将自己“高大”的一面呈现给世人。

还是什么也不说吧。任暗香浮动,醉了自己、别人和世界,而不要像一只蛙那样,强聒不舍,搞得自己和四邻都不安生。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

点 滴

最高峰和山下石

□ 张培智

在一片崇山峻岭中,一座山峰环顾左右,志满意得地说:“怪我闭塞无知,原来我是最高的山峰。”

山脚下的一块石头说:“你确实很高,令我有高山仰止的感觉。可我听说‘山外有山’,你怎么敢自称是最高的山峰?”

“最高峰”俯身看了一眼山下的石头,问:“难道还有比我更高的山峰吗?”

山下石说:“当然,地球上数以千万计比你高得多的山峰。”

“最高峰”依然很得意地说:“就算这样,在千里之内我肯定是最高的山峰。”

山下石说:“还是轮不上你。”

“最高峰”显得有些不屑地说:“百里之内,总该可以称得上最高峰了吧?”

山下石说:“也未必。”

“最高峰”脸色难看地说:“那你说,在目力所及范围内,有哪座山峰比我高?”

山下石说:“你确实是这片山林中的最高峰,但仅略高而已……”

“最高峰”近乎愤怒地说:“真是可恶,你只不过是脚下的一块小石头而已,有什么资格对我这样评头品足?”

这时,一直没有说话的松树对“最高峰”说:“你连善意的提醒都不明白,也配谈论‘高低’!”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

旁观即是一种辜负

□ 张德江

冬深,夜归人群的熙攘往来中,一位骑着三轮车的女人,穿戴严实,难掩一日劳作后的疲惫。她的一只手捧着一束百合,那团白,如月华,又如清辉,暮色中惊人眼目。借着那团皎白,女人的眉目也明晰起来:那是一副波平浪静的面孔,有过岁月深耕过的痕迹,却无惧无畏,万山如夷。

即便被生活覆以困顿与劳乏,但心中仍须怀有美好。这种对美好和温暖的参与,便是对生活意义的采掘。而这种权利,人皆有之。

一日之晨,常能早早唤醒我,使我免于深睡久眠。即便晨初是一首形而上的诗,愿闻其详,愿咏其篇依旧是一种践行。时间本身往往并不携带任何意义,仅仅是一种秩序,先来是因,后到为果,不过人们却在时间中赋予了其无穷意义,才使往事可堪回首,光阴弥足珍贵。

比起遗失和错肩,置身事外的旁观,或是最大的辜负。

因为,往往只有亲临力行才有深入根蒂的力量,这种给予远多过听闻与言说。“听过很多道理,依然过不好这一生”,没有真正渗入骨血,化入心魄的听闻,又何以撑起风雨俱来,且历久弥坚地支起来日方长?广厦百千尺,立地几梁柱。而“梁柱”的获取,定是一己之力的身历其境、彻醒彻悟。旅行,必是身入其境的抵达,不由地图和照片拼凑而成;读书,自是捧灯沉卷的精读细阅,而非取自他人的断章摘句……

我们会发现,阅人读事,越往深处,越难轻易言说好恶与悲欣,如同面对一轴吞

吐兴亡、荣辱的沧海桑田,定会无语又无言,却已生一派丰饶在心中。人,宜深读久住;事,忌断章浅尝。

因此,凡所抵达的努力,成长的历程,认真而虔意,便配得上所有的敬重,即便是或贫或粗糙之人。

高贵,多半由进化而来,脱离群尘的热闹鼎沸和一云俱云。这种“进化”的过程便是参与其中而不旁观的过程。

不旁观,是若得茶,则尽其茶;若得春光,则安享春意;是若临风,则饮其风;若沐雨,则行走雨中;是若深情,则白首雪鬓;若用心,则入全情,赴全力。

不旁观,是峰高谷低时的不得意、不败意;不旁观,是既往不恋,未来不迎的当下不杂;不旁观,是一茶一影又一曲的午后,风长梦长斜阳长;不旁观,是莫负少年志,莫待芳华逝,莫欺深情人,莫错四月天……

当人识尽所有的妍丑悲欢,就不会一言以蔽之地断之以是非对错;当人开始知晓百转柔肠的寸裂寸断,就会对这个世界更多地报之以歌。

久冬而雪,南方幸得盛景,人们好一阵子喜闻乐道。其实“少见且难得方能占得刻骨的美”多半是寻常之物给的误会。喜新是种瘾,守旧是种毒,适可有度,便不会陷于偏执。最好的美,是给人以希望,而不在于它是否稀罕或平素。

能够给自己希望的,绝不可能源自他人,否则难免吃受制于人的苦,而希望,总能识得人们的全心相付,从而其义自见。

——摘自《信阳晚报》

人 物

每天只学一个字

□ 姚秦川

于右任原名伯循,字诱人,之后以“诱人”的谐音“右任”为名,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。于右任的书法潇洒飘逸,自成一派,其成就主要在于草书方面。于右任在书法上面取得成功,缘于他与众不同的每天只学一个字的学习方法。

年轻时,于右任主要致力于魏碑书法的研究,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然而,在他过42岁生日那天,于右任却突然向身边的亲朋宣布,自己从当天起,开始学习草书。

大家听后,都对他的决定表示反对:“人常说人生三十不学艺,现在你已经过了不惑的年龄,学习起来肯定费劲吃力。”更有一个懂书法的朋友给于右任分析道:“草书和楷书之间有很大的不同,先不说草书不好认,它们更不好写。如果想要写好草书,必须先要记准草书的写法,这对任何一个习草书的人来说,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和挑战。”

于右任听完大家七嘴八舌的劝告后,先是对大家的好意表示感谢,随后他一本正经地说道:“学写草书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,不过我想出了一个看似不切实际但却实用的笨办法,我打算每天只记一个字的草书写法,这样下来,一年就可以记住365个字。我坚信长久坚持下去,滴水一定能够穿石。”

从第二天起,于右任便开始了每天只学一个字的习字方法。偶尔,哪一天因为别的事情耽误了学习,他也会在第二天将前一天没有学的字补上。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坚持,于右任最终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,世人更是尊称他为“草圣”。

对于学习草书,于右任有一句名言:“我们学习草书,如不能成为‘草圣’,也应成为‘草贤’,千万不要成为‘草包’。”由此可见,对于任何一件事情来说,只要你坚定了成功的信念,并为之付出汗水和努力,再小的浪花也能汇聚成为浩瀚的海洋。

——摘自《报刊精粹》

■ 赐稿邮箱:dtwbzl@163.com ■



大同日报社主管主办 大同晚报编辑部出版
编辑部地址: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

电话:0352-2050272
邮政编码:037010

承印: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
广告经营许可证:1402004000009

电话:0352-2429838

广告热线: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:0352-2503915

白办发行

全年订价:258元